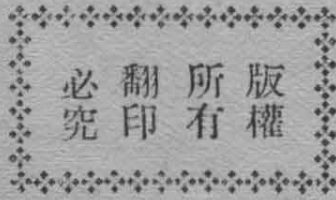


袁中郎文鈔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版

袁中郎文鈔全稿

每冊定價大洋二元



印行者	襟霞閣主
校閱者	顧紅梵
發售者	中央書店
代售者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中央書店

袁中郎全集

第一冊 尺牘	第四冊 隨筆	每冊 合購全集
第二冊 文鈔	第五冊 詩集	定價 六有六冊
第三冊 遊記	第六冊 詩集	二元 奉贈錦匣

袁中郎文鈔

傳記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

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嘖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圜圉。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

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告余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鷄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獠獠，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

僧諸舅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闔閭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于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耳。至于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仆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簪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

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半尺蠶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首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相夫訓子敦族之類，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嫠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嫠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談孀節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

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身之術，鸛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威，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綉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膠，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偃僂突間，爲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闢，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談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

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癡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冬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受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袁中郎文鈔傳記

序文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卷，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敘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卽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飮餽，傳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類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

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蓋弟既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沉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余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其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雖騷一經，怨懟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啄，不揆中情，信譏齎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言，怨矣，甯有不傷者？且燥溼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懟，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靈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韞紅鶴翎，不能不改觀於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

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餽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餽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湖。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撫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

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勵，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闢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隄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黏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孰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敘。

敘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飲、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

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縻，詩曠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有爲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甚與古，然自關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己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實爲之倡。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爲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

敘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響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加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又不得不出于此。爲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僞，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

敘梅子馬王程稿